精神不死

——悼李浴日先生

謝冰瑩

在報上看到李浴日先生患腦溢血病逝的消息，我大大地吃了一驚，我懷疑我的眼睛是否看錯了，再仔細一字一字地讀了一遍新聞，並沒有看錯，的確是李先生的惡耗。

也許有兩個李浴日？

我心裡這麼想，再看一遍：「病逝中和鄉」，難道那人也住在中和鄉嗎？「主編戰鬥月刊」……看到這裡，無疑義地是我認識的那位李浴日先生了。

唉！他倒是得到了解脫，可以永遠休息了；只是他的太太和幾個孩子怎麼辦呢？

我這麼自言自語。

× × ×

我和李先生認識，大約是三年前，他來找我替戰鬥月刊寫稿，並且告訴我，這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刊物，由拉稿，編輯，校對，跑印刷所，發行……一切都是他一個人。

「幸虧我有個好太太，她幫我許多忙。」

末了他又微笑着補充一句。

「李先生的苦幹精神太使我欽佩了，我一定幫忙。」

我肯定地答應他，他很高興地走了。

此後我替「戰鬥」寫過兩次文章。每期刊物出版後，他總要寄一份給我，在他逝世的兩月以前，他還在來信索稿，我答應他有一篇伙伕的淚，不過長了一點，他說可以分兩期刊載，爲了忙，我始終沒有寄給他，眞對他不起！又有一天，記不清在一個什麼公共場所裡見到他，忽然我發現他的頭髮白了許多，他又向我提起稿子的事情，我說：

「稿子我修改好了，馬上寄來，李先生，你太累了，應該多休息休息。」

「沒有辦法，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！」

我問起李太太來，他連忙說：

「她很希望你去玩，那次你沒有吃完飯就走了，她心裡老是不舒服，幾時再去我家吃便飯好嗎？」

提起吃飯，我非常不安，記得去年他請我去他家裡吃廣東菜，都是李太太一手做出來的；可惜我因事吃到中途就告辭了。雖然我只見過李太太一次，却知道她眞是個能吃苦耐勞，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。

× × ×

「媽，爸爸睡在這裡面，是不是可以好得快一點？」

這是那天在殯儀館，李先生的小女孩指着棺材這麼問她的母親。

「不！爸爸上天了！」

李太太流着淚回答孩子，孩子莫名其妙地望了望母親沒有再說什麼。

天！人間還有比這更慘的事嗎？兩個最小的孩子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已永別了人間。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傷心，只是不肯穿那又硬又粗的麻衣，哭着要脫掉牠；大的孩子傷心得和他母親一樣涕淚縱橫，慘痛欲絕！

近兩三年來，我已經不知去過多少次殯儀館了，每次都要流下不少眼淚，這次看見李太太傷心的情景，我也忍不住熱淚滾滾而下。

「可憐文化人，腦漿絞盡便歸去；性喜研兵學，李廣不封緣數奇。」

在許多輓聯當中，我用筆記下了張鏡影先生這一幅，尤其最欣賞他的上聯；因爲我們都是文人，將來也都有那麼一天：「腦漿絞盡便歸去！」

× × ×

在這個痛苦的世界上，多少人想死却得不到死，李浴日先生却悄悄地毫無痛苦地永別了人間，他太幸福了，他已盡了他最大的責任，對得起國家民族，死無遺憾；只是他的夫人和兒女太苦了。

李先生雖然得到了解脫，永遠地安眠於九泉之下，但他那偉大崇高的愛國精神，是永遠不死的！